

重叠的坐标

2025 年 7 月 26 日，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的《波茨坦公告》发表 80 周年。当天下午，一位身着黑衣的中国女子走上日本立命馆大学的讲台，她 30 分钟的讲述，让台下的日本观众不禁垂泪。



2025 年 7 月 26 日 夏媛在立命馆大学演讲



倾听演讲的日本观众

她叫夏媛，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的外孙女，这也是她首次赴日宣讲和平。立命馆大学位于日本京都，31年前，夏淑琴首次赴日公开作证、揭露战争罪恶，京都也是重要一站。祖孙二人首次赴日宣讲的坐标，在31年后重叠。



京都站

不能磨灭的记忆

夏淑琴今年96岁，但8岁那年的可怕记忆已经给她的人生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。

侵华日军在1937年12月13日开始的南京大屠杀，让夏淑琴一家9口顷刻间死去7人——外公、外婆和爸爸被枪打死，妈妈和两个未成年的姐姐遭轮奸后被刺刀刺死，1岁的小妹妹被活活摔死。

“当时8岁的外婆躲在被子里，被日军用刺刀刺了3刀，昏死过去。醒来后，她发现周围都是亲人的尸体，只剩4岁的妹妹在哭喊着要妈妈。幸存下来的姐妹俩靠家里存留的炒米、锅巴和水缸里的冷水，与亲人的尸体一同生活了14天，后来被‘老人堂’的老人发现了，带回‘老人堂’，外婆的3个刀口已经溃烂……”在当天的讲述中，夏媛数次落泪，她眼中仿佛看到年迈的外婆变成了8岁的孩童，再次回到了88年前那个黑暗冰冷、彷徨无依的冬天。



南京大屠杀期间 约翰·马吉拍摄的夏淑琴家附近屠杀后的现场



2025 年 7 月 26 日 夏媛在演讲中落泪

而夏淑琴在接受采访时则多次表示，她有两个家，一个在身边，一个在墙上。她说的墙，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死难者名单墙（又称“哭墙”），墙上的一串名字就是她口中的那个“家”，那是她唯一祭奠亲人的地方，更是她心底深埋的痛。在赴日演讲时夏淑琴曾说：“每年从 11 月开始，我的眼泪就不会干了，尤其到 12 月 13 日这一天，更是不由地流泪。”



2006 年 夏淑琴流泪讲述

南京大屠杀给幸存者带来的心理创伤是终身的。有时，这种伤害也会间接地影响家人。“外婆的经历影响了她对孩子的关爱，到现在她都不太会表达爱。”夏媛说，“我是外婆带大的，还是有隔代亲的，但是她对我妈妈和小姨就比较严肃，会莫名地对她们发火，一开始我也不太能理解。”

在巨大的童年阴影笼罩下，夏淑琴很久都闭口不提苦难的往事。夏媛直到初一才知道外婆的这段经历。“一开始家里人也不太知道。当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找到我外婆，登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时，外婆才慢慢打开心结，说出她的过往。”夏媛说，从不愿提及到频繁公开讲述证言，外婆在相关工作人员的鼓励下，经历了思想的转变，决定为南京大屠杀 30 万死难同胞发声。

赴日宣讲捍卫真相

选择站出来一次次揭开伤疤，需要勇气，而踏上日本国土，正面对抗蓄意抹杀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日本右翼分子，凭借的则是历史当事人的底气。

1994 年 8 月，夏淑琴首次踏上赴日作证之路，成为战后第一个赴日控诉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幸存者。东京、大阪、京都、广岛、名古屋……31 年来，夏淑琴多次赴日宣讲，受到不少日本记者的尊敬，也得到了松冈环等日本民间友好人士的支持。有日本观众听完演讲后表示：“一些所谓的学者，他们的历史认知是错误的，我们感到很羞愧。”

“外婆赴日宣讲的目的始终是希望更多日本人能了解、正视并承认这段历史。”夏媛说，“外婆是到日本的各个大学里面做口述史的。当时的学生很多都不知道这段历史，外婆印象特别深刻。她说，听完她讲这段亲身经历，真的就有日本的孩子跪在她面前，说要替他的先人忏悔。”

这次夏媛在京都的演讲也让台下的日本观众动容。森永文子女士含泪听完了演讲。她说：“我看过一本书，书里描写的南京大屠杀的情景和夏媛女士演讲的内容一样。听了演讲后，我好像亲眼见到了大屠杀的现场，觉得特别难受、特别悲哀。我这个年龄的人都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教育，我认为对下一代的史实教育非常重要。”

夏淑琴的每一次讲述都伴随着痛和泪，尤其在日本，这样的讲述更令她肝肠寸断，这也让夏媛做了一个决定：“以前都是外婆自己演讲，随着我陪伴她的时间越来越多，我也更加深刻地了解了这段历史。每当看到外婆讲述的时候流眼泪，我也会跟着伤心难过。现在，我要带着我外婆的记忆替她走、替她说。这就是我的使命。”



2007 年 夏淑琴（左）在东京演讲、 2025 年 夏媛（右）在京都演讲

2016 年开始，夏媛连续多年陪伴外婆参加各类和平纪念活动。2017 年前后，夏媛开始走上了接替外婆宣讲的舞台。2022 年，夏媛与儿子李玉瀚同时成为首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。2025 年，夏媛成为首位赴日演讲的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。

传承记忆守护和平

夏淑琴曾说，我活一天，就要为 30 万遇难同胞讨一天公道！我绝对不能接受日本人想埋没南京大屠杀的事实。夏淑琴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

1998 年，日本学者东中野修道和松村俊夫分别出书，污蔑夏淑琴为“假证人”。2000 年，夏淑琴对两人及出版社提起侵犯名誉权诉讼。2006 年 8 月 23 日，南京市玄武区法院一审判决夏淑琴胜诉。



2006 年 夏淑琴在南京市玄武区法院出庭



夏淑琴（右四）在东京街头抗议

针对夏淑琴在中国国内的诉讼，日本被告东中野修道在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反诉讼，但当 2006 年 7 月 1 日夏淑琴在日本出庭时，被告却突然撤诉，随后，夏淑琴提出反诉。2007 年 11 月 2 日，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判夏淑琴胜诉，并责令被告松村俊夫和东中野修道向原告赔偿 400 万日元。2008 年 5 月 21 日和 2009 年 2 月 5 日，东京高等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均作出了维持原判的判决。

日本三级法院一致判夏淑琴胜诉，是夏淑琴用 9 年时间与日本右翼分子抗争最好的结果，更是对南京大屠杀史实最好的确认。



夏淑琴在东京地方法院出庭

“外婆说的都是事实，官司肯定能打赢。”当时，夏媛一家非常有信心。回想外婆坚持打名誉权官司的漫长过程，夏媛意识到，传承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，不仅要传承史实，更要传承守护和平的精神力量。她说：“我觉得外婆很勇敢，这次我来日本宣讲，也要传承这种精神。”7 月 27 日傍晚，夏媛在日本京都放送大学进行了赴日的第二次演讲，现场四五十位听众大多是自发前往的日本民众。

截至目前，登记在册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存 26 人，平均年龄接近 95 岁，而包括夏媛在内的 32 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代，已正式成为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，成为和平宣讲的主力军。从对外婆的不理解，到如今走上与外婆同样的道路，夏媛表示，虽然时间流逝、证人凋零，但记忆不灭、史实永存。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空坐标，而精神的坐标却可以穿越时空，用一种特殊的方式重叠并且传承。



2022 年 夏淑琴（中）与夏媛（右）、李玉瀚（左）在首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仪式现场